

堙

谢延超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210008

引子

134-03-04 默默立在舷窗边，破烂的草鞋下是光洁的合金地面。地板连着周围的一切微微震动，四只黑色瞳孔中的黄色平原愈来愈小，渐渐被白色云幕淹没，海洋又从边缘漫出，大陆隐没成了一个轮廓，到达大气外层了。

他轻出一口气：“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了，接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”他语音启动了飞船的自动巡航系统，钻进了冬眠舱中，把冬眠时间设置成 1000 年。

现在，他要等待那个契机。

广阔的平原上，一群野蛮人极目向上望去，看着淡紫的火焰划开天空，直上云霄。在长久的沉默后，他们呼喊起来：“仓颉，仓颉！”那是 134-03-04 在地球的名字。粗犷的声响反复在空气中回荡，太阳正在把他们的影子篆刻在黄土之上。

一、暴君

桀王真正开始忧虑了，倒不是百姓在宫城外的哀号声刺耳，相反，他享受给别人带来痛苦的感觉，在对权力和财富的麻木中，这是少数能真正使他开心的事了。他常在观看酷刑时畅饮或是大笑，有时颇有些兴致，还要亲自折磨犯人和奴隶。那无所不能的桀王在担心什么呢？

一道闪电划过天边，桀王猛然战栗起来，他的视网膜上烙着那个十余岁少年的锋利目光，他在子夜咬着一把匕首潜入王宫，在尝试翻入寝宫时被卫兵发现。

桀王被动静吵醒，他怒骂着推开宫门，只看到四五个卫兵架着一个瘦削的少年，那少年也看到了桀王，他向桀王怒吼，眼神中是不甘、愤恨和一种不属于他年龄的冰冷，那种幽怨好似将他的皮活剥了下来，离他区区十肘尺。

少年的头在清早被钉在了城门上，尸体则喂给了后宫的狼狗。桀王终于开始反思了，臣子们飘忽的眼神和络绎不绝的造反者们第一次使他心惊。还有不安：一个少年竟然可以溜入皇宫而不被卫兵所发现，连安保都已经如此松懈了，足以说明王朝的奄奄一息。

二、史官

甲子站在观星台上，夜风吹动朴素的麻衣。骨筹在沙盘上划出复杂的轨迹，记录着紫微垣的异动。

三日前，东方出现的青白色星孛仍未消散，似是悬在王朝命脉上的一柄无形之剑。脚下的王宫传来桀王放纵的狂笑与丝竹靡靡。

甲子垂下眼帘，继续计算。他的家族世代执掌天官与史录，到他已经是第九代了。每一代人都会传承前辈的刻刀与竹简。

甲子完成计算，在竹简上刻下：“癸亥，星孛守心，赤芒三尺，二十三日不散。占曰：主失其位，臣弑其君。”

“大人。”小学徒癸卯气喘吁吁爬上观星台，“王……王又杀人了。这次是司土

大人，因为进谏说应减免赋税……”

甲子默默将竹筒卷好。这不是第一次了。三个月来，桀王以各种理由处死了十七位大臣，六位史官因为记载“不祥”而被挖去双眼。夏台里关满了饿得皮包骨头的囚徒，城外新挖的万人坑还未填平。

“癸卯，”甲子忽然开口，声音平静，“若有一日，我不在了，你能否继续记录？”

少年一愣，随即眼圈泛红：“大人何出此言？您是最谨慎的，王不会……”

“谨慎？”甲子苦笑，望向东方那颗越来越亮的“刑星”，“当真实本身成为罪过，谨慎又有何用？”

他想起三天前那场会面。来人是商派来的使者，一个叫伊尹的庖厨。那人在深夜潜入档案馆，没有游说，没有许诺，只是平静地陈述：“亳地今年丰收，我们已秘密囤粮三十万斛。有缙氏、有仍氏、有莘氏皆愿举兵。韦、顾、昆吾三邦，表面顺从夏王，实已暗通款曲。星孛现于东方，正是天命更替之兆。史官大人，您记录的，将是旧时代的墓志铭，还是新时代的序章？”

甲子没有回答。他只是给了伊尹一卷复制的竹筒，上面记载着近十年来夏朝各封国的贡赋记录、兵力部署，以及桀王每一次滥杀与奢靡的详细时间。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
这不是背叛，他不这样认为。当一个王朝将婴孩碾作肉酱取乐，将孕妇剖腹赌注男女，将忠谏者的舌头钉在宫门上时——记录它的灭亡，是史官最后的责任。

三、火德

鸣条之野，深秋的风卷去黄土，天地一色苍黄。

商汤站在战车上，玄鸟图腾的旗帜在身后猎猎作响。他并不高，甚至有些瘦削，但握剑的手稳如磐石。

三天前，他当着六军将士的面，割发代首，泣告天地：“非予小子敢行称乱，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……夏氏有罪，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！”

现在，七十乘战车、六千甲士在他身后列阵。对面，夏军的大旗在尘烟中隐约可见，兵力三倍于己。但商汤知道，夏军的士气早已被连年暴政蛀空，那些被强征来的农夫，刀剑都握不紧。

决战在午后爆发。桀王亲自擂鼓，夏军如潮水涌来。最初的接触惨烈异常，商军前锋几乎被吞没。

但就在战线即将崩溃时，异变陡生。东方天际，那颗悬挂了二十三日的青白色星孛，突然爆发出刺目的光芒。不是一道光，而是千万道。光芒如雨，洒向鸣条之野。战场上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抬头——他们看见光芒并非随意洒落，而是在空中交织、组合，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、复杂到难以形容的图案。那图案缓缓旋转，静谧，威严，仿佛一只跨越万古时空的眼睛，正冷静地俯瞰着大地上蝼蚁般的厮杀。战场陷入了诡异的寂静。连战马都停止了嘶鸣。

夏军阵中，不知谁先喊了一声：“天罚！是天罚！”恐惧如野火燎原。那些本就心怀怨愤的夏军士卒开始后退，而后退变成了溃逃。督战的夏将连斩十余人，却止不住崩溃的洪流。

商汤抓住了这转瞬即逝的时机。他高举长剑，声音穿透战场：“天命在商！诛暴夏！”

玄鸟旗帜向前倾覆。蓄势已久的商军精锐如利剑出鞘，直插夏军心脏。

溃败变成了屠杀。桀王在亲卫拼死护卫下，且战且退，逃向三陵。商军紧追不舍。

四、观星者

当鸣条决战的消息传回都城时，甲子正坐在观星上。

甲子浑身冰凉。他抬头望向东方天际，那巨大的、由光构成的图案正在缓缓消散。恍惚间，他望见了一个巨大的金属圆球飘浮在空中。仿佛是感受到了甲子的注视，一束诡异的蓝光从圆球表面发出，直击向他的额头。

没有痛感，而是无数信息涌入脑海，不是语言，而是直接的理解：

“史官甲子，文明观测节点‘夏’即将终结。观测协议 134-03-04 号（代号‘仓颉’）日志更新：播种纪元字符体系演化评估——合格。集权政体实验数据收集——完成。文明自我修正机制（暴力更替）观测——进行中。”

一切都在被观察、被记录。夏的暴政，商的崛起，鸣条的鲜血，甚至他自己此刻的震惊与明悟——都只是某个宏大实验的数据点。

“所以……我们只是实验品？”他喃喃自语。传来平静的回应，直接响彻意识：“所有文明都是实验品。区别仅在于，有些文明能意识到这一点，并在有限的实验参数内，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。”

甲子沉默良久。“仓颉。”他似乎意识到了这蓝光的来源。

“不错，我留下的不仅是‘字’，更是‘史’。字是工具，史是镜像。文明通过这面镜子，会看见自己最真实的样子。”

蓝光消散，金属圆球迅速消失不见，埋入深蓝色的苍穹。

都城方向传来巨大的喧嚣。商军先头部队已经破城，王宫燃起大火。暴政的象征正在烈焰中崩塌。街道上混乱不堪。逃难的贵族，抢掠的乱兵，欢呼的庶民混作一团。

甲子逆着人流，走向王宫正门。宫门洞开，商军的玄鸟旗已经插上门楼。甲子在宫门前停下，从怀中取出史官印绶，轻轻放在染血的台阶上。

一个身着简朴皮甲、面容清癯的中年人走向他。是伊尹。

“史官甲子，”伊尹拱手，“商侯有命：凡夏室典章史籍，悉数保全；史官有愿留者，官秩如旧。”

甲子摇头：“旧史已终，当由新朝的史官来写。我只有一个请求。”

“请讲。”

“让我去见桀王最后一面。作为史官，记录一个时代的终结。”

伊尹凝视他片刻，侧身让开道路。

五、终章

桀王被囚在曾经宴饮的酒池旁。金冠已失，华服污损，手脚戴着沉重的桎梏。

他看见甲子走来，眼中爆发出最后的疯狂：“是你！是你这个卑贱的史官！你记录了星孛，你诅咒了朕！”

甲子平静地跪坐在他对面，展开空白竹简，提笔蘸墨——不是刻刀，是笔。这是夹杂在那束蓝光中的信息，是一种快捷的新方法。

“王，”他开口，声音没有仇恨，也没有怜悯，只有史官特有的平直，“请述说您的最后一言。它将与夏朝四百七十二年国祚一起，被记录下来。”

桀王愣住了。他瞪着甲子，瞪着那卷即将记载他结局的竹简，忽然仰天大笑，笑出了眼泪：“好！好！你记！记朕的话：朕非亡国之君！是天要亡夏！是那些逆臣！是那些刁民！是那颗该死的星——”

他的咆哮戛然而止。因为甲子并没有书写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

桀王的所有愤怒、所有不甘，在这沉默的注视中迅速流逝。他瘫坐在地，仿佛被

抽去了脊骨，声音变得嘶哑而空洞：“其实……三年前，那颗星第一次出现的时候，朕就梦见了一个人。一个穿着奇怪衣服的人，站在星空里对朕说……‘参数失衡，建议重置’。朕不懂什么意思……但现在，朕好像懂了。”他抬起头，眼神涣散：“朕只是……一个错误的参数？一个该被抹去的错误？”

甲子笔尖颤动，终于落下：“癸亥岁末，桀囚于夏台。临终言：‘朕梦星人，谓参数失衡。岂朕生而为错耶？’遂涕下，不复言。翌日，商侯命放之于南巢，三年而殁。夏祀遂绝。”

写罢，甲子收起竹简，起身离去。

“等等！”

桀王在他身后嘶喊，“那个梦……是真的吗？我们所有人……都只是被观察的虫子吗？”

甲子没有回头。

“王，”他轻声说，“真与假，对将死之人还重要吗？而对活着的人——无论观察者是否存在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。这就够了。”

他走出囚室，走进黎明前深蓝色的天光里。东方，那颗悬挂了二十七日的星孛，终于彻底消散。天空干净得像水洗过的青玉。王宫的大火已渐熄灭，焦木的余烬像黑色的雪，纷纷扬扬飘落。商军的士卒正在清理街道，救助伤者。几个孩童躲在残垣后，好奇地张望。

甲子走过他们身边时，一个男孩问：“大人，夏王真的死了吗？”

“夏王将死，”甲子停下脚步，摸了摸男孩的头，“但太阳会照常升起。回家去吧，你们的母亲在等。”

男孩似懂非懂地跑了。

甲子继续前行，走出城门，走向郊野。他来到一处高岗，从这里可以眺望整个都城，以及更远处苍茫的大地。

仍是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观测协议 134-03-04，‘夏-商更替’事件记录完成。评估：文明通过暴力手段完成系统重置，符合预期路径。字符体系传承未中断，文明连续性保持。建议：进入下一观察周期（商）。执行员继续冬眠，等待下次触发契机。”

他最后望了一眼这片大地。

都城上空，玄鸟旗已高高飘扬。更远处，农田阡陌纵横，黄河如带。那些在暴政下幸存的人们，将在这片土地上继续耕种、繁衍、相爱、争斗、创造、毁灭——一周而复始。

而这一次，甲子想，也许我们能在被观察的有限参数里，写下一个更好的故事。

他转身，背向初升的太阳，向着远方走去。史官的笔不能停，记录要继续——不为取悦观察者，只为那些在黄土上生生不息的人们。

风过原野，艾草低伏。苍穹之外，似乎有极轻微的、规律的能量脉动，一闪而逝，像文明的心跳，像星空的呼吸。

【专家点评】

对于一名高三学生而言，创作《堙》这样的作品，不仅是一次文学尝试，更是一场高强度的跨学科素养实践。通过这种经验，作者将碎片化的课本知识转化为了严密的逻辑体系，实现了从“知识习得”向“意义建构”的飞跃。

首先是历史与科学的交叉。不同于考纲中对夏商周易代的单向记忆，作者在创作中要进入“史官甲子”的视角，去探寻文明演进的底层动力。他将“天命”这一历史名词重构为高维文明的“观测协议”，并使之成立，这要求学生具备极高的科学严谨

性和逻辑建构能力。这种推演过程，本质上是科学方法论在历史语境下的具身应用，强化了学生对系统论、变量控制与逻辑验证的直觉把握。

其次，在语文学科层面，这不仅是学生叙事能力的进阶，更是其思辨深度的体现。通过“仓颉”与“史官”的意象重叠，作者在宏大叙事中嵌入了哲学探讨，其中“即便人类只是实验参数，也要通过记录创造意义”的表达，正是语文高阶素养中“思辨性阅读与表达”的最好体现。

这篇作品的诞生，也是 STREAM 范式的生动实践：学生在虚构的“超真实”场域中，绕过了现实政治的干扰，成功进行了一次关于“算法化社会”的伦理预演。这种在科幻叙事中锻造的价值判断力，能让他未来在面对人工智能、基因编辑等真实复杂议题时，拥有远超同龄人的决策眼光。

何明瀚 国际科幻教育学会会长